

名家名作 ■ 名家名作 ■

名家名作 ■

名家名作 ■

名家名作 ■

名家名作 ■ 名家名作 ■

# 现代名家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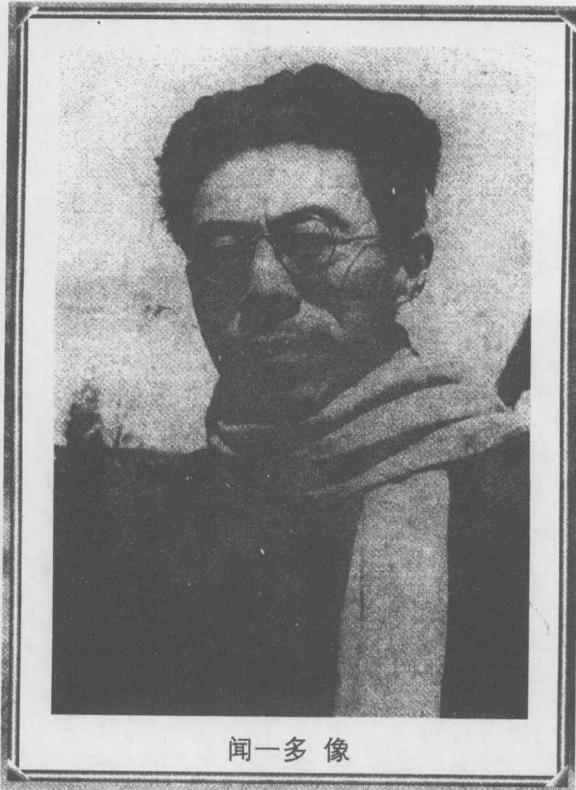
# 现代名家名作珍藏文库

第六卷

台海出版社

# 一个白日梦

闻一多 著





珍

斯量大了去矣，中官半人等，杰姿如士半主半个一也。然主用内然  
文采味。

，转学而升，处昌黎郡，兼领“一·二·一”山国全副蒙丁主之，辛卯年。  
《山未故“标封一·二·一”文翰已黠士庶敢及长又“！少时莫以阿来，我畏不勇”  
闻相此。长者于杀御射手事天用各禁竟，因知其主休公率，朝日 11 月 21 日  
日 21 日。事皆由休公率主面出书公，欲支入个商不发的马。胡京令士庶以之  
见竟，因知其主休公率，虽下不核。据此意率，上会大食和休公率本  
旨。《许风主员》竟出一国，子不天世。特斯太一神武景龄景勇丝。昔暴承兵  
。条针表转黄男国多中金东回，会休公率告  
以表。立亟出突厥十言具土达哥分财国姓主！始得始惹员印突曼毫一国  
。继步丁罕开累世向夷哥谋国中长盛，恭奉人新国免

## 前 言

闻一多是我国杰出诗人、著名学者，英勇无畏、名垂青史的民主斗士。他原名家骅，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浠水县一个“世家望族、书香门第”。

1912年，他13岁考入北京清华学校，成为学校文艺方面的活跃人物。在校一直担任《清华周刊》的编辑。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被推举为清华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会上聆听了孙中山先生的演说。年轻的闻一多不愧为时代的弄潮儿，在“五四”运动中劈风斩浪，英勇搏击。

1922年7月，闻一多闻开就读九年多的清华，赴美留学。在异邦所受的歧视，所感到的孤独，以及对祖国对亲人的强烈思念，使他诗如泉涌。1923年9月，便印行了第一本诗集《红烛》。这是他一生诗歌创作的高产期。在写诗同时，他还十分关注国内新诗的发展，发表了《女神之地方色彩》等不少很有见地，很受影响的评论。1925年5月，他回到北京。

1926年暑假，闻一多愤然离开北京，到上海吴淞政治大学任职。1927年春，到武汉参加北伐军，任总政治部艺术股长。但因不适军中生活，到南京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任外文系主任。1928年秋，又到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30年秋，又转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1932年秋，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山系教授，结束了多年四处奔波的生活。

以诗人著称的闻一多，自1928年1月他的第二部诗集《死水》出版后，很少再有诗作，1931年发表长诗《奇迹》，此后便基本脱离诗歌园地，埋头学术研究。1941年8月，清华文科研究所成立，闻一多任中国文学部主任。

1943年，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闻一多读了以后，他说：“《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八年的回忆与感想》），同年秋，他盛赞解放区诗人田间，发表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表明他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真正希望。1944年，大后方掀起轰轰烈

烈的民主运动。闻一多以一个民主斗士的姿态，投入斗争中，他发表了大量演说和杂文。

1945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他慷慨已极，书写挽辞：“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又为死难烈士撰写碑文《“一二·一运动”始末记》。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朴先生被国民党特务用无声手枪暗杀于街头。此时闻一多处境十分危险。但他终不顾个人安危，公开出面主持李公朴的丧事。15日，在李公朴的悼念大会上，有特务肆意捣乱，闻一多怒不可遏，拍案痛斥国民党反动派暴行。这便是他最后的一次演讲。当天下午，闻一多出席《民主周刊》社记者招待会，回家途中惨遭国民党特务枪杀。

闻一多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在我国现代诗坛上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他素以爱国诗人著称，他为中国新诗走向世界开辟了道路。

目 录

目 录	
(3021)	“五四”与新文化运动
(3022)	新民主主义的文艺政策
(3023)	新民主主义的文学
(3024)	新民主主义的新闻学
(3025)	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学
(3026)	新民主主义的美学
(3027)	新民主主义的民族学
(3028)	新民主主义的民族学
(3029)	新民主主义的民族学
(3030)	新民主主义的民族学
(3031)	新民主主义的民族学
(3032)	新民主主义的民族学
(3033)	新民主主义的民族学
(3034)	新民主主义的民族学
(3035)	新民主主义的民族学
杂文	
女神之时代精神	(3839)
女神之地方色彩	(3845)
文艺与爱国	(3851)
诗的格律	(3853)
《烙印》序	(3858)
《西南采风录》序	(3861)
端节的历史教育	(3864)
时代的鼓手	(3867)
致臧克家	(3871)
文学的历史动向	(3873)
说舞	(3877)
从宗教论中西风格	(3882)
五四历史座谈	(3886)
可怕的冷静	(3888)
龙凤	(3890)
愈战愈强	(3893)
画展	(3895)
关于儒·道·土匪	(3897)
组织民众与保卫大西南	(3901)
在鲁迅逝世八周年纪念会的演讲	(3904)
《三盘鼓》序	(3906)
一个白日梦	(3908)
真的屈原	(3910)
什么是儒家	(3911)

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	(3914)
五四断想	(3917)
人民的世纪	(3919)
妇女解放问题	(3921)
人民的诗人——屈原	(3925)
谨防汉奸合法化	(3927)
战后文艺的道路	(3929)
人·兽·鬼	(3933)
“一二·一”运动始末记	(3934)
昆明的文艺青年与民主运动	(3936)
艾青和田间	(3938)
民盟的性质与作风	(3940)
八年的回忆与感想	(3944)
最后一次的讲演	(3948)
(3823)	斯大林逝世
(828) 青春篇	《中教》
(1881)	《东风来南西》
(3841) 青春	(3951)
(3843) 宇宙	(3951)
(3845) 国手	(3951)
(3846) 香篆	(3952)
(3848) 春寒	(3952)
(3849) 春之首章	(3952)
(3850) 春之末章	(3953)
(3851) 钟声	(3954)
(3852) 爱之神	(3955)
(3853) 谢罪以后	(3955)
(3854) 忏悔	(3956)
(3855) 黄鸟	(3956)
(3856) 艺术底忠臣	(3957)
(3857) 初夏一夜底印象	(3958)
(3858) 诗债	(3959)
(3859) 红荷之魂	(3960)
(3860) 别后	(3961)
(3861)	宋辞长之十



藏



珍

## (10) 孤雁篇

- (2004) ..... 南歌子
- (40) 孤雁 ..... (3963)
- 太平洋舟中见一明星 ..... (3965)
- 火柴 ..... (3966)
- 玄思 ..... (3966)
- 我是一个流囚 ..... (3967)
- 寄怀实秋 ..... (3968)
- 晴朝 ..... (3969)
- 记忆 ..... (3970)
- 太阳吟 ..... (3971)
- 忆菊 ..... (3972)
- 秋色 ..... (3974)
- 秋深了 ..... (3977)
- 秋之末日 ..... (3978)
- 废园 ..... (3978)
- 小溪 ..... (3979)
- 稚松 ..... (3979)
- 烂果 ..... (3979)
- 色彩 ..... (3979)
- 梦者 ..... (3980)

## (4033) ..... 表题

## (10) 红豆篇

## (4034) ..... 楼主子

## (2004) ..... 人园中是矣

红豆 ..... (3981)

## 死水(诗集)

## (4040) ..... 长安书

## (4040) ..... 转世成南

## 收回 ..... (3994)

## (4021) ..... 购得

## (4021) ..... 购得

## “你指着太阳起誓” ..... (3995)

## (4025) ..... 购得

## (4025) ..... 购得

## 什么梦? ..... (3995)

## (4025) ..... 购得

## (4025) ..... 购得

## 大鼓师 ..... (3996)

## (4025) ..... 购得

## 狼狈 ..... (3998)

## (2004) ..... 购得

## 你莫怨我 ..... (3999)

## (2004) ..... 购得

## 你看 ..... (4000)

## (2004) ..... 购得

## 也许 ..... (4000)

忘掉她	(4001)
泪雨	(4002)
末日	(4004)
死水	(4004)
春光	(4005)
黄昏	(4005)
我要回来	(4006)
夜歌	(4006)
心跳	(4007)
一个观念	(4008)
发现	(4008)
祈祷	(4009)
一句话	(4010)
荒村	(4010)
罪过	(4012)
天安门	(4013)
飞毛腿	(4014)
洗衣歌	(4015)
闻一多先生的书桌	(4016)
园内	(4017)
渔阳曲	(4028)
醒呀!	(4033)
七子之歌	(4034)
爱国的心	(4037)
我是中国人	(4037)
长城下之哀歌	(4040)
叫卖歌	(4045)
南海之神	(4046)
唁词	(4051)
欺负着了	(4052)
答辩	(4053)
奇迹	(4054)
八教授颂	(4055)
李白之死	(4059)
剑匣	(4065)



藏

# 女神之时代精神<sup>①</sup>

堂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

(一)二十世纪是个动的世纪。这种的精神映射于《女神》中最为明显。《笔立山头展望》最是一个好例——

大都会底脉搏呀！  
生底鼓动呀！  
打着在，吹着在，叫着在……  
喷着在，飞着在，跳着在……  
四面的天郊烟幕蒙笼了！  
我的心脏呀，快要跳出口来了！  
哦哦，山岳底波涛，瓦屋底波涛，  
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呀！  
万籁共鸣的 Symphorny<sup>②</sup>  
自然与人生的婚礼呀！

恐怕没有别的东西比火车底飞跑同轮船的鼓进（阅《新的》与《笔立山头展望》）再能叫出郭君心里那种压不平的活动之欲罢？再看这一段供招——

① 本篇原载 1923 年 6 月 3 日《创造周报》第 4 号。

② Symphorny: 交响乐。

今天天气甚好，火车在青翠的田畴中急行，好像个勇猛沈毅的少年向着希望弥满的前途努力奋迈的一般。飞！飞！一切青翠的生命，灿烂的光波在我们眼前飞舞。飞！飞！飞！我的自己融化在这个磅礴雄浑的 rhythm 中去了！我同火车全体，大自然全体，完全合而为一了！我凭着车窗望着旋回飞舞着的自然，听着车轮辘辘的进行调，痛快！痛快！……

(《与宗白华书》《三叶集》一三八页)

这种动的本能近代文明一切的事业之母，他是近代文明之细胞核。郭沫若底这种特质使他根本上异于我国往古之诗人。比之陶潜之——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心远地自偏，——于是白居易可以高唱着——

大隐隐朝市

苏轼也可以笑那“北山猿鹤漫移文”了。

(二)二十世纪是个反抗的世纪。“自由”底伸张给了我们一个对待权威的利器，因此革命流血成了现代文明底一个特色了。《女神》中这种精神更了如指掌。只看《匪徒颂》里的一些。——

一切……革命底匪徒们呀！

万岁！万岁！万岁！

那是何等激越的精神，直要骇得金脸的尊者在宝座上发抖了哦。《胜利的死》真是血与泪的结晶：拜伦，康沫尔<sup>①</sup>底灵火又在我们的诗人底胸中烧着了！

你暗淡无光的月轮哟！我希望我们这阴莽莽的地球，在这一刹那间，早早同你一样冰化，

① 康末尔：苏格兰诗人， Thomas Campbell，1777—1844。

啊！这又是何等的疾愤！何等的悲哀！何等的沉痛！——

汪洋的大海正在唱着他悲壮的哀歌，

穹窿无际的春天已经哭红了他的脸面，

远远的西方，太阳沉没了！——

悲壮的死哟！金光灿烂的死哟！凯旋同等的死哟！胜利的死哟！

兼爱无私的死神！我感谢你哟！你把我敬爱无暨的马克司威尼<sup>①</sup> 早早

救了！赤壁》——

自由的战士，马克司威尼，你表示出我们人类意志底权威如此伟大！

我感谢你呀！赞美你呀！“自由”从此不死了！

夜幕闭了后的月轮哟！何等光明呀！……

全宗(三)《女神》底诗人本是一位医学专家。《女神》里富有科学底成分也是不足怪的。况且真艺术与真科学本是携手进行的呢。然而这里又可以见出《女神》里的近代精神了。略微举几个例——当更衣时穿时都扯开至。怕土先进于贝  
亚县固太，“母严须即文分张”最长并陪吾累丁警天荷歌怕祖洋，里鼎象人街怕  
怕些夏日你去，“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鱼人表：以肥的首辛并翠怕坐史如  
鼎卦变 你去，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怕辛火；并一春并以新酒同县典进  
婚吕恶狂痴梦时，养一射入同吸时生育时意立是——《序诗》的声天些一虽不日她时里  
。鼎丁葵亦怕丽美土牵日鼎丁文朱薰渐恩同感达变；丁御惑  
丁武乘 否，抑否。不然！先是地球地自转，公转，高举持这个一非前恩即安特安  
。丁文薰渐乳木芯干鼎——《金字塔》，衡同丁育卦理，学探  
育因。丁聚更再卦系关卫时别类人界出全卦财器源而交剪衣父流学伴(四)  
种玄是更我是 X 光线底光，辟，怕即鞭寺女日令署育房遂曾怕同大王界出来史史  
咽。显良我是全宇宙底 energy<sup>②</sup> 底总量！《恐哉图》。质压丁。  
卦白育，人黄育，海用怕君海泡断。丁辟四首类《天狗》怕因祖中集全《射文》喊  
。胀大四非烟美亚干断婧含祖怕君海泡断。双黑凶“趣心怕并一大育”育盈，人  
怕处持个我想我的前身，射出举文藻怕口她同且。△十真不里举文并西玉射友来恩  
略，界匪原本是有用的栋梁。丁流天斯是持不更来射出举文印怕口并同，寅射  
我活埋在地底多年， ——董娘鉴射；丁员一痴果由端要  
到今朝才得重见天光。

——《炉中煤》由唐人翻！晏昇

<sup>①</sup> 马克司威尼：爱尔兰独立军领袖，新芬党员，为英政府逮捕并幽囚于剥里克士通监狱。耻食英粟：1920年10月25日饿死狱中。

② energy: 能力。

——！你暗淡无光的月轮哟！……早早同你一样冰化！

——《胜利的死》

至于这些句子像——

——！我要把我的声带唱破！

我要把我的声带唱破！我要把我的声带唱破！我要把我的声带唱破！

——《梅花树下醉歌》

我的一枝枝的神经纤维在身中战栗。”！夜步十里松原

——《夜步十里松原》

还有散见于集中的许多人体上的名词如脑筋、脊髓、血液、呼吸，……更完完全全的是一个西洋的 doctor<sup>①</sup> 底口吻了。上举各例还不过诗中所运用之科学知识，见于形式上的。至于那讴歌机械底地方更当发源于一种内在的科学精神。在我们的诗人底眼里，轮船的烟筒开着了黑色的牡丹是“近代文明底严母”，太阳是亚波罗坐的摩托车前的明灯；诗人底心同太阳是“一座公司底电灯”；云日更迭的掩映是同探海灯转着一样；火车的飞跑同于“勇猛沉毅的少年”之努力，在他眼里机械已不是一些无声的物具，是有意识有生机如同人神一样，机械底丑恶已被忽略了；在幻想同感情魔术之下他已穿上美丽的衣裳了呢。

这种伎俩恐怕非一个以科学家兼诗人者不办。因为先要解透了科学，亲近了科学，跟他有了同情，然后才能驯服他于艺术底指挥之下。

(四) 科学底发达使交通底器械将全世界人类底相互关系捆得更紧了。因有史以来世界之大同的色彩没有像今日这样鲜明的，郭沫若底《晨安》便是这种 Cosmopolitanism<sup>②</sup> 底证据了。《匪徒颂》也有同样的原质，但不是那样明显。即如《女神》全集中所用的方言也就有四种了。他所称引的民族，有黄人，有白人，还有“有火一样的心肠”的黑奴。他所运用的地名散满于亚美欧非四大洲。原来这种在西洋文学里不算什么。但同我们的新文学比起来，才见得是个稀少的原质，同我们的旧文学比起来更不用讲是破天荒了。啊！诗人不肯限于国界，却要做世界底一员了；他遂喊道——

晨安！梳人灵魂的晨风呀！——

晨风呀！你请把我的声音传到四方去罢！

藏

① doctor：医生。

② Cosmopolitanism：世界大同。

珍

## ——《晨安》

(五) 物质文明底结果便是绝望与消极。然而人类底灵魂究竟没有死，在这绝望与消极之中又时时忘不了一种挣扎抖擞底动作。二十世纪是个悲哀与兴奋底世纪。二十世纪是黑暗的世界，但这黑暗是先导黎明的黑暗。二十世纪是死的世界，但这死是预言更生的死。这样便是二十世纪，尤其是二十世纪底中国。

流不尽的眼泪，  
洗不净的污浊，  
浇不熄的情炎，

荡不去的羞辱。

。暮春山中浪 暮春山中浪

。暮春剪舞

。暮春剪舞

不是这位诗人独有的，乃是有生之伦，尤其是青年们所共有的。但别处的青年虽一样地富有眼泪、污浊，情炎，羞辱，恐怕他们自己觉得并不十分真切。只有现在的中国青年——“五四”后之中国青年，他们的烦恼悲哀真像火一样烧着，潮一样涌着，他们觉得这“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的宇宙真一秒钟也羁留不得了。他们厌这世界，也厌他们自己。于是急躁者归于自杀，忍耐者力图革新。革新者又觉得意志总敌不住冲动，则抖擞起来，又跌倒下去了。但是他们太溺爱生活了，爱他的甜处，也爱他的辣处。他们决不肯脱逃，也不肯降服。他们的心里只塞满了叫不出的苦，喊不尽的哀。他们的心快塞破了，忽地一个人用海涛底音调，雷霆底声响替他们全盘唱出来了。这个人便是郭沫若，他所唱的就是《女神》。难怪个个中国青年读《女神》没有椎膺顿足同《湘累》里的屈原同声叫道——

哦，好悲切的歌词！唱得我也流起泪来了。

流罢！流罢！我生命底泉水呀！你一流出来，  
好像把我全身底烈火都浇息了的一样。

……你这不可思议的内在的灵泉，你又把我甦活转来了！

啊！现代的青年是血与泪的青年，忏悔与兴奋的青年。《女神》是血与泪的诗，忏悔与兴奋的诗。田汉君在给《女神》之作者的信讲得对：“与其说你有诗才，无宁说你有诗魂，因为你的诗首首都是你的血，你的泪，你的自叙传，你的忏悔录啊！”但是丹穴山上的香木不只焚毁了诗人底旧形体，并连现时一切的青年底形骸都毁掉了。凤凰底涅槃是一切青年底涅槃。凤凰不是唱道？——

## 《女神》——

我们更生了。

我们更生了。

一切的一切，更生了。

一切的一切，更生了。

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

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

我便是你。

你便是我。

奇怪得很，北[新]社编的《新诗年选》偏取了《死的引诱》作《女神》的代表之一。他们非但不懂读诗，并且不会观人。《女神》底作者岂是那样软弱的消极者吗？

是手背的你去！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姊妹胸中；把他们的心弦拨动，把他们的智光点燃罢！——《序诗》  
人原来蹈恶犯罪是人之常情。人不怕有罪恶，只怕有罪恶而甘于罪恶，那便终古沉沦于死亡之渊里了。人类的价值在能忏悔，能革新。世界底文化也不过由这点发生的。忏悔是美德中最美的，他是一切的光明底源头。他是尺蠖的灵魂渴求展伸的表象。

——董仲舒同

唉，泥上的脚印！

你好像是我灵魂儿的象征！

你自陷了泥涂，

你自会受人蹂躏。

唉，我的灵魂！

你快登上山顶！

所以在这里我们的诗人不独喊出了人人心中底热情来，而且喊出人人心中最神圣的一种热情呢！

藏